

抱著井底蛙的心態去學習 赴日本狹山病院心導管研修記

文／心臟內科 主治醫師 陳業鵬

國際間，很多專精於心導管的名醫是日本人。

記得那一天早上，帶著我做心導管的啟蒙恩師羅秉漢醫師，也就是現在的心臟科副主任兼心導管室主任，眯著眼露出他那招牌笑容對我說：「你知道山根正九先生嗎？現在有個機會到他的心導管室進修。他英文很好，不用擔心語言問題。」天啊！這不正是我夢寐以求的機會嗎？也不管老婆大人會怎麼想，我毫不思索地馬上回答「我願意！」記得上次這樣鏗鏘有力的回答是兩年前在關島的婚禮上，不過當時是說「I do！」，喜悅的心情可想而知。

赴日接受心導管「特訓」

從決定到出發，與即將成為我日本老師的山根正九先生通了幾次E-mail，確定了研修時間及出發日期，也讓他了解我想研修的項目，並且擬妥訓練計畫。山根正九先生是狹山病院的副院長，專精於慢性完全阻塞心血管的心導管治療。所謂慢性完全阻塞，廣泛的說就是心血管完全阻塞超過3個月，這樣的病灶用心導管打通的成功率較一般血管低，需要耗費更多的時間及氣力，因此打通慢性完全阻塞的心血管，對施行心導管治療的醫師而言，一直是很大的挑戰，對我當然也不例外！

2010年11月1日，展開為期兩個月的「特訓」。搭早上第1班從台北松山機場飛日本羽田機場的飛機，在機場免不了與老婆離情依依，雖然她隔天就會來日本相聚。正當我的思緒從離情依依中回復時，左邊窗外突然出現了覆滿皚皚白雪的山頭，咦…這不就是富士山？什麼，日本到了！雖然來過日本很多次，但這是第一次覺得這麼快就到了，心情也開始忐忑了起來。下了飛機，一如往常，拿起那即將超重的行李，前往目的地—狹山病院。

狹山病院位於埼玉縣，從羽田機場出發，必須先想辦法接到山手線，坐到池袋站，再轉西武池袋線，最後在稻荷山公園站下車，步行約10分鐘即可抵達狹山病院，全



作者（第2排中）與狹山病院副院長山根正九（右）、部長谷川太郎（左）及導管室技術員、科秘書合影

程大概需要兩小時。好在下了飛機，便有專人帶我「熟悉環境」及「環境介紹」，不然我可能要多花好幾倍的時間在路途上。

看看人家在太陽下如何過日子！

狹山病院是400床的綜合醫院，有兩間心導管室，心導管室的設備絕對是醫學中心等級，更勝過一些台灣的醫學中心。一切安頓就緒，發了封電子郵件給羅醫師，羅醫師告訴我：「我們是井底蛙，要好好看看人家在太陽下如何過日子！」使命感頓時湧上心頭，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好好學，要扮好開拓者的角色。

還記得才將「歐米鴨給」（日文的伴手禮之意）拿給山根正九先生、部長及狹山病院其他主治醫師，兩個月一下子就過去了。在這段期間，我將自己的心態調整為一隻井底蛙，猶如孔子入大廟每事問，或者說鄉巴佬進城，但他們常常很熱心地跟我討論病人心血管的情形及他們預計的治療方式，有時甚至會把我當成諮詢者。我永遠記得，除了山根正九先生會說流利的英文之外，他們往往支支吾吾，用很慢的速度擠出很不流利卻又能讓我了解的英文，神情是那麼地專注，徬徨中又帶著真誠。

台灣醫師在某些層面是苦命蛙

日本在心導管的發展及技術有目共睹，我很幸運可以在這樣的環境中看到許多台灣尚未引進的器械，以及在沒有「健保制度限制」下的盡情發揮（絕不是揮霍！）。雖然理論層面的事，我們都懂，然而在這裡可以看到理論被「付諸實行」的結果，當然台灣也可以這麼做，只不過病人要準備很多很多的新台幣，因為健保是不給付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心導管的領域更是如此，畢竟巧婦難為無米炊，再怎

麼厲害的大師還是需要好的工具才行。日本不論是技術或是心導管器械的改良，都有著優越的表現，從我還是研究醫師時開始接觸心導管到現在，大家似乎總是跟著日本的腳步前進。不可否認，日本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那我們呢？我們當然還是有值得驕傲的地方。記得兩年前大家還在為本院胸痛中心的運作方式爭論不休，如今胸痛中心不但獲得國家品質標章，更將心導管打通心肌梗塞血管的時間縮短為47分鐘，遠遠優於國際標準的90分鐘。

因此，我們究竟是不是井底之蛙呢？就技術面及知識面而言，我可以很大聲的說我們絕對不是，但如果就設備及相關後援而言，再加上健保制度的限制，那麼我要說，我們不但是井底之蛙，而且是斷手綁腳的苦命蛙。



日本用超大螢幕（60吋）做心導管，還可在螢幕上直接看血管內超音波，真的是非常過癮（陳業鵬提供）

祝福遠方的朋友們一切安好

回來台灣已經半年多了，有時還是會想起毫無架子的山根正九先生以及對我照顧有加的部長長谷川太郎先生，還有保齡球大賽、韓式烤肉、超高檔日式料理、鰻魚飯、蕎麥麵與章魚燒，這些狹山醫院朋友特地為我安排的一切仍歷歷在目。331東北大地震之後，我在第一時間就與他們聯絡上了，朋友們一切安好，也希望他們未來一切安好。☺